

电影剧本

真人活剧^{*}

〔美国〕A. 尼科尔

汪 伟译

1. 一面雾气朦胧的镜子

我们可以听见从镜子后面的浴室里传来的水声。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进入画面，擦去了镜子上凝结的水气，镜子上现出了杜鲁门·布尔班克的脸。他穿着哈内思牌的无袖汗衫和蓝色条纹的睡裤，身后是浴室里贴着白色瓷砖的墙。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通过一面双面镜在窥视他。

杜鲁门面无表情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动不动，直直地盯着镜子，似乎感觉到镜子里有某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始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话了，仿佛正在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杜鲁门：私下里说吧，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征服的南部区域是仅有的一片有待探索的地方——当然，那是一片面积达两万英尺的冰墙；但是以前又有什么能阻止我呢？就我内心而言，我真不想借助氧气瓶、登山冰鞋和冰镐去登山——这很冒险？——（一本正经地、像电视中的人物那样微笑）当然，对这些冒险我很清楚——要不然，你认为我在人寿保险公司呆了7年做赔偿评估师是为了什么？

梅丽尔（画外音）：杜鲁门，你要迟到啦！

杜鲁门顺从地打开储藏柜的门，把他的那些刮胡子用具放了进去。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被藏起的摄像机镜头。他关上门离开了屋子。

* 译自安德鲁·尼科尔的原创剧本，片名又译为《杜鲁门的节目》，或《天生王牌秀》等。译文与完成片有所不同。——编者

2 厨房, 内景, 早晨

梅丽尔穿着一件格调优雅的睡袍, 坐在餐桌前呷着咖啡。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包裹。杜鲁门走进屋子, 看着这份礼物。

杜鲁门: 那是什么呀?

梅丽尔: 给你一个惊喜。

杜鲁门解开包裹——里面是一套看上去很贵重的运动服。

梅丽尔(热切地期待他的反应):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杜鲁门: 这些衣服——(稍稍忧郁地) 很棒。谢谢(吻她)。

梅丽尔(拿过上衣): 穿上吧。

杜鲁门套上这件衣服; 这时, 一个摄像机的大特写镜头定格在衣服的商标和制造商的名字上。

梅丽尔: 我想, 你锻炼的时候会穿这些衣服的。(想了想, 补充地说) 不缩水, 又透气。

3 杜鲁门家, 外景, 白天

杜鲁门穿着标准的办公族的西装、拎着公文包, 出现在他快乐的、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用尖桩篱笆围着的家门前, 踏上风景如画的小镇郊外的街道。邻居斯潘瑟, 边吹着口哨边打扫着垃圾桶。杜鲁门走向自己的车子, 他的汽车牌照上写着“海天堂——生活的好地方”几个字。

斯潘瑟: 早上好, 杜鲁门。

杜鲁门: 早上好, 斯潘瑟。万一我今天见不到你了, 那我现在就都对你说了吧——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斯潘瑟的狗“帕鲁托”, 对着杜鲁门快乐地叫着。

杜鲁门(拍着帕鲁托): 嘿, 帕鲁托。

杜鲁门冲着街对面的华盛顿一家点头致意, 他们是非洲裔的黑人; 华盛顿正和妻子和孩子告别。

杜鲁门正准备爬进他的汽车, 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突然, 一个巨大的球状玻璃物体从空中坠落下来, 落在离他的汽车几码远的地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杜鲁门被眼前的事情惊呆了, 他看了看斯潘瑟, 才发现斯潘瑟已经带着小狗帕鲁托回到屋子里去了。华盛顿夫人和她的儿子也被吓住了。杜鲁门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一大堆碎玻璃中, 还留着一些残破的灯具。

杜鲁门环顾四周, 街道上空无一人。他发现周围所有的街灯都亮着, 而掉在地上的这个灯特别大。他抬头看着天空, 但是天上没有星星。经过一阵忙碌, 杜鲁门把这个破灯拣起来放进汽车后面的行李箱。灯具的标签上写着“犬属天狼星 9 号主灯”。当他驾车离开时, 我们听见他汽车中的收音机的广播声。

电台播音员: 各位听众, 又是一个灿烂的海天堂的早晨。

3A. 海天堂街道/杜鲁门的汽车, 内景/外景, 白天

杜鲁门开着车, 一路经过海天堂岛街道上那些样式古朴、色调柔和的建筑物。

4. 海天堂岛闹市区, 外景, 白天

一个大广角镜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紧靠一片小巧漂亮的海湾而建筑的中等规模的不知名的城镇。一群高层建筑临海而立, 俯视着海边的游艇码头。商业中心周围是错落有致的小镇郊区。

5. 海边街道, 外景, 白天

杜鲁门的车停在海边大道路口的交通灯前, 凝望着通往海滩的木制拱门和远处的大海, 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这幅场景引起了他的回忆——

6. 闪回: 又长又宽的海滩, 外景, 白天

和一般的闪回不同, 他记忆中的这段场景是以电视屏幕上一段录像的形式出现的。

4 岁的杜鲁门向海滩上一块伸向大海的悬崖奔去。

小杜鲁门的父亲柯克, 约 40 岁, 手里拿着啤酒瓶, 正在海岸上和两个年轻姑娘调情。突然, 父亲想起了他的儿子, 焦急地四处张望, 终于看到小杜鲁门在海滩的尽头, 他把啤酒瓶扔在沙滩上, 向自己的儿子奔去。

小男孩儿已经快要爬到悬崖的顶端上了, 这时他父亲发怒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父亲(上气不接下气, 试图抓住儿子): 杜鲁门! 杜鲁门! 停下!

儿子在远处转过身, 快活地向下面的父亲招着手; 但当他注意到父亲的怒容和铁青的脸色时, 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父亲: 现在就给我下来!

父亲的过度焦急使儿子越发调皮起来, 他思量着怎样拒绝父亲的指令。他用一只手抓住上面的一块岩石使劲往上攀, 同时又迅速地看另一侧, 他

还想继续往上爬。

父亲(琢磨着小杜鲁门的心思,发怒了):不许爬了!

小杜鲁门:为什么呀,那上边有什么呀?

父亲(不很确定地):没什么……那儿……那儿很危险(夹杂着一丝绝望)
马上给我下来!求求你了!

小杜鲁门突然意识到海滩上其他几百个游客都停止了他们的游乐活动,盯着他这边看。

虽然很不情愿,小杜鲁门还是顺着原路慢慢地爬下岩石。当他最后跳在沙地上时,他的父亲一把抱住他,带着他离开了海滩。

父亲:我和你说过不要走远,别再离开我半步。(稍顿)你要知道,不能瞎跑,你不能再惹麻烦了。

7 海天堂岛街道,杜鲁门的汽车,早晨

透过杜鲁门汽车的窗玻璃,我们看见他从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一杯咖啡。

小贩:你好吗——杜鲁门?

杜鲁门(手指伸向自己的脉搏):生命的迹象还不错。

他把车停在停车道上,呷着杯子里的咖啡。这会儿,他注意到附近的中学正在打铃,召唤着学生们上课。这又使他陷入到回忆之中。

8 闪回:海天堂初级中学教室,内景,白天

同样,闪回镜头是以电视画面的形式出现的。

7岁的杜鲁门坐在初级中学教室里二十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中间。坐在他旁边的孩子叫马隆,正站在那儿接受一位和蔼的、具有德国洛克威尔学校风格的女教师的认真提问。

女教师: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呢,马隆?

马隆:我想像我父亲那样当企业家。

女教师(赞许地):马隆,来告诉全班同学,一个“企业家”都做些什么呢?

马隆:企业家挣很多很多钱。

女教师:好的企业家是那样的,马隆。(看了看她的钱包,夸张地摸着)没准这些天我就会向你们借钱呢。

学生们哄然一笑。马隆坐了下来,向身边的杜鲁门眨了眨眼睛。

女教师:你呢,杜鲁门?

杜鲁门(鼓足了勇气,站了起来):我要当一个探险家,(带着崇敬)……就

像麦哲伦那样。

女教师(热忱地微笑着,稍显曲迎地):不过杜鲁门,我觉得恐怕没有人愿意支持你做那样的事情。你应该找一件更切合实际的事情去做。(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折叠式地图)而且,你也出生得太晚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探索的了。

当杜鲁门垂头丧气地坐下时,全班都哄笑起来。

9. 停车场,外景,白天

杜鲁门手里拎着公文包,穿过停车场走向中心广场;周围匆忙而行的是和他一样穿着相似的工作西服、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

10. 海天堂岛闹市区,外景,白天

杜鲁门步履轻快地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路上满是出租车、公共汽车和急于上班的人们的小汽车。一个职业女性迎面走来试图吸引他的目光。一个报贩把一块椒盐脆饼干送到杜鲁门的面前。

杜鲁门在这个售货亭前站住了,他买了一份《小岛时报》。

报贩:就买这些吗,杜鲁门?

杜鲁门:就这些了,谢谢,艾洛。

另外一些顾客也在买他们的晨报。杜鲁门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从架子上挑了一本封面亮丽的杂志,快速地浏览着。

杜鲁门瞥了一眼报贩,他正在应付其他的顾客。杜鲁门敏捷地撕下其中的某一页,藏在自己的裤兜里,然后把杂志放回到架子上,离开了售货亭。

他匆忙走开之后,报贩马上拿起那份被杜鲁门翻过的杂志,翻到被撕过的那一页。这是一幅化妆品广告,但是模特儿的鼻子那部分被撕掉了。但是,报贩对杜鲁门的举动并没有追究,就像知道和期盼着他这样做似的。

11. 海天堂人寿与灾害保险公司,外景,白天

杜鲁门走过一排商店和办公室,最后走进了一幢入口处有极为醒目标志的建筑:“海天堂人寿与灾害保险公司”。显然,他已经接受了他的女教师给他的建议。

12. 海天堂保险公司,内景,白天

在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办公隔间里,杜鲁门正在打电话——

杜鲁门(对着话筒):好的,好的……我们就把它叫作……我不想对你说谎……人寿保险就是死亡保险……你得问一下你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你

死了,谁会有经济上的损失?……第二,你介意我这样说吗?

一个职员把厚厚的一本参考资料放在杜鲁门的桌子上。杜鲁门看了看书脊上的标题:“海难事故”。

杜鲁门(对着话筒):请等一下好吗?(对职员指着那本参考资料)这没用。应该把所有的海难事故分个类,我需要查“淹死”这个条目的内容。

职员耸了耸肩膀,把书放回小推车上,继续送资料。

杜鲁门(重新对着话筒):想想我刚才对你说的,我再……喂?

对方已经挂上了电话。杜鲁门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伏下身子又开始打电话。

杜鲁门(低声):你能给我转接咨询有关斐济情况的电话吗?

一个同事突然越过隔离栏伸过头来——

同事:你了解到什么了吗,杜鲁门?

杜鲁门(有些难堪,含混地):……也没说出什么。(对同事摇摇头,假装是在打私人电话)对不起,妈妈……如果他现在昏过去了,恐怕就不能投保了。

他的同事把头缩回到隔离栏后面去了。

杜鲁门(再一次压低声音):你好,接线员……是的,斐济……你那儿有没有劳伦·卡尔兰的电话号码?没有?……那西尔维娅·卡尔兰有没有呢……没有?好吧,谢谢……

杜鲁门沮丧地放下电话。其他的保险代理人都纷纷去吃午饭了,杜鲁门穿上夹克衫,跟着他们走上走廊。

13 街区的意大利熟食店,内景,午餐时间

熟食店的一个角落里,50多岁的蒂洛诺正在让一个稍微年轻一些的男人给自己梳头。当杜鲁门走进来时,那个男人利索地把蒂洛诺的头发整理好,迅速地从后门离开了。蒂洛诺像是早就预料到杜鲁门想要买什么,已经把肉丸和干酪三明治裹在意大利式面包卷里了。杜鲁门看着三明治,似乎对蒂洛诺的这种做法有些不快。

蒂洛诺(有些不耐烦):怎么啦,杜鲁门?

杜鲁门(目无表情):还行。我刚抽彩票中了奖。

蒂洛诺(并不听杜鲁门的回答):好,好。

杜鲁门:蒂洛诺,今天我可没有要肉丸呀?

蒂洛诺(边听着音乐,边把包好的三明治递给杜鲁门):那我就该奇怪你是谁了。

杜鲁门强作笑脸,离开了熟食店。

蒂洛诺:明天见,杜鲁门。

杜鲁门:给我记上账吧。

14 偏僻的公园,外景,白天

杜鲁门独自一人在一个偏僻公园里的露台上,边走边吃着午餐。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翻旧的、硬封皮的,把没有吃过的三明治放在一边,径自读出声来:“献给地球末日——探索的年代”。他被书中的某一页吸引,又大声地念了出来——

杜鲁门:出于对压抑和即将到来的饥饿的反抗,他昂首南行,终于找到了梦想已久的海峡……

杜鲁门面前出现了一个坐在轮椅里的流浪汉。他从书页上抬起头,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男人的运动鞋,鞋上有两个明显的英文缩写字母“T.S”。杜鲁门把三明治递给了这个流浪汉依然沉浸在那本书对麦哲伦的描述之中。

15 某处的一间会议室,内景,白天

在这间没有窗、也没有什么装饰的会议室里,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的男女坐在桌子旁。他们都盯着桌子中央放着的一部电话,似乎期待着什么电话。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响了两声铃声之后,一个男人拿起了话筒。

男人:喂?……对不起,我已经买了很多保险了。

他挂断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16 保险公司,内景,白天

杜鲁门坐在办公桌旁,正是他在给那些人打电话。

杜鲁门(对着话筒):……这不是关于保险,是关于一个巨大的变量——死亡什么时候到来呢?也许一周,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也可能是今天……一个对自己特别爱护、正在进行日光浴的人,竟然会被海滩上遮阳伞的伞尖刺中心脏……你不可能让自己避开这类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电话的另一端,这个目标客户并没有听进杜鲁门的话,反而挂上了电话。

杜鲁门的上司劳伦斯,比杜鲁门年长几岁,服装更精致,头发也更短,出现在杜鲁门办公隔间的拐角处。

劳伦斯(递给杜鲁门一些文件):嘿,布尔班克,我在威尔斯公园那儿有一

个目标客户,需要你去帮我做成这笔交易。

杜鲁门的脸沉了下来。透过三楼的玻璃窗,他凝视着远处海湾附近的岛屿和远处模糊的地平线。

杜鲁门(对着小岛):港湾岛的威尔斯公园?

劳伦斯(嘲讽地):难道还有另外一个?

杜鲁门:我干不了。(急速地想找一个借口)我已经预约——哦,去看牙医。

劳伦斯(坚持地):如果你不完成你的指标,布尔班克,你的损失会远远超过你的牙。(毫不加掩饰语气中的威胁口吻)这个月月底他们要裁员,你需要这个指标。(准备离开)另外,过海湾只要半个小时,还有新鲜的海风。这对你有好处。

杜鲁门靠在椅子上,看着远处天边的地平线和岛上静静地矗立着的那些建筑。然后杜鲁门拿起办公桌上的梅丽尔的照片放进自己的公文包,离开了办公室。

16A 海天堂岛,外景,白天

杜鲁门驾着车,从城区向码头驶去。

17. 海天堂岛摆渡码头,外景,白天

杜鲁门走出汽车,神情紧张。他走上海天堂摆渡码头,买了一张摆渡票。他没有注意到,两个码头工作人员正看着他紧张害怕的样子。

工作人员甲:我本来感觉就是今天。

工作人员乙:没门儿。我说他能走过十字转门,但他肯定不会上船的。

两个人在拍手打赌。杜鲁门没有细想,跟着一队旅游者和上班族走过十字转门,慢慢地向码头边走去。突然,他在通道上站住了。当别的乘客都不耐烦地绕过他上船时,杜鲁门还是呆呆地站在那儿,似乎被码头下面汹涌起伏的海水施了催眠术一般。他的脑海里迅速跳出一段回忆——

18 闪回:海天堂港,黄昏,外景

和先前一样,这段闪回以电视上播出画面的形式出现。

8岁的杜鲁门穿着一件救生衣,紧挨着他的父亲柯克,坐在一小快艇里,在微风里前行。在他们附近,有一艘帆船在游弋。

我们就是在这艘船的桅杆顶上观察这对父子。

杜鲁门(顺着风喊):再远一点,爸爸!再远一点!

柯克:(顶风喊):杜鲁门,风越来越大了。

杜鲁门(乞求他的父亲):求求你了……

柯克伤心地摇着头,顺从了儿子的要求,驾着船向远处风暴即将到来的大海深处驶去……

19. 海天堂岛摆渡码头, 白天, 外景

回到现在。杜鲁门转过身,迎着上船的人流,艰难地往回走,终于回到街上,他急促地喘着气。那两个码头上的工作人员开始结算他们的赌账。

20. 摆渡码头附近的人行道, 外景, 白天

杜鲁门站在一处投币电话前,拨着电话号码,同时他又伸手抬脚地要够着自己的汽车,故意让那车发出的轰鸣声一阵又一阵地打断自己的话。从他身边经过的那些汽车和行人都觉得非常奇怪。

杜鲁门(对着话筒大声地喊):我跟你说话太糟糕了。(连续几次地发动汽车以模仿交通混乱的声音)……我赶不上摆渡了。那我又能怎么办呢?——什么?……劳伦斯,我听不见你说的话(挂上了电话)!

21. 杜鲁门的汽车, 内景, 白天

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巨大的标志牌“绕道行驶”让他不得不走上另外一条路。

22. 海天堂岛公园路——杜鲁门的汽车, 内景, 白天

起风了。杜鲁门开着车行驶在公园路上。在一个红绿灯前,他停下了汽车。周围没有别的车辆。他注意到十字路口坐在长条凳上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正在调戏她。她只是低头看书,尽量不理睬他们。

年轻人甲(对女人):你要不要读我啊?(他的同伴傻笑起来):你要不要读一读我啊?

年轻人乙凑近女人,突然把她紧握着的书夺了过来。

年轻人乙(威胁地):我的朋友正在问你问题呢。

女人拣起自己的包,紧紧地抱在怀里,环顾四周期待救助。她和杜鲁门对视了一下。两个年轻人也往杜鲁门的方向看去,盯着他看。

女人(想拿回自己的书):求求你……

年轻人乙把书的最后一页撕了下来,塞进自己的衣袋里,把书还给了女人。

年轻人乙:现在你就得问我这本书是怎么结尾的了。

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抱住女人,把她往附近的树丛里拖。

年轻人甲:我们会告诉你这本书是怎么结束的,宝贝儿。

女人:救命!求求你,救命啊!

当两个年轻人把女人往地上拽的时候,杜鲁门被这情景吓住了。他既担心女人的安全,又担心自己。他把身子探出车外,尽力提高声音来消除自己的恐慌,他冲着两个年轻人大喊——

杜鲁门:嗨!快放开她!

一辆大卡车突然出现在杜鲁门汽车的后面,不断鸣响喇叭,司机还高声谩骂。杜鲁门眼看着两个年轻人把女人拖进了灌木丛中,正犹豫着是否要去救助。但是卡车司机不停地摁喇叭。杜鲁门便缩回身子,发动汽车,继续前行。

23 公园路——树丛,外景,白天

杜鲁门的汽车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两个年轻人迅速地放开那女人,女人平静地整理着衣装,没有任何害怕的样子。两个年轻人也没有了凶恶的神态,把包还给了女人。

女人:谢谢。

三个人一起从树丛中走了出来,来到了公路上。看上去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女人(想着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儿都没帮忙。

年轻人甲(耸耸肩,突然间变得很礼貌):身心的恐惧把他吓住了。一直都是这样。

24 杜鲁门的家,外景,黄昏

透过杜鲁门家后面漂亮的篱笆桩,我们能看到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

杜鲁门正在割草。他依然表情忧伤,看得出他仍为在公园路的退缩行为而内疚不已。他关掉了割草机,靠在手柄上思虑着。梅丽尔的到来,更使他心烦意乱。

梅丽尔走进院子。她穿着护士服,拿着一个奇怪的、底部衬有一个纸板的金属物品。她在他脸颊上亲热地吻了一下。

梅丽尔:嗨,甜心。看看这个。(自豪地指着手里的东西)这是“厨师帮手”,既可以切块又可以切片,同时又是削皮机,永不磨损型刀片,而且还是安

全的洗碗机。

杜鲁门: 呀, 太棒了。

从杜鲁门的肩上望过去, 她注意到他身后还有一片草没有修整过。

梅丽尔(指那片没有割过的草皮): 你忘了还有一块呢。

梅丽尔走进了屋子。杜鲁门重新启动了割草机, 顺从地向那片令人不愉快的草地推过去。正当他割草时, 突然透过厨房的玻璃窗看见了梅丽尔, 他便把割草机推开, 不再理会那片没有割过的草地。

25 杜鲁门的家——起居室, 内景, 白天

杜鲁门进屋时, 梅丽尔正把头上的护士帽摘了下来。

杜鲁门: 今天怎么样?

梅丽尔(随意地): 一个人的手被机器夹住了。(耸耸肩) 我们给他接上了三根手指。

杜鲁门从门后面拿出一桶高尔夫球和一个高尔夫球棒。

梅丽尔(看到他又要去玩高尔夫球, 很失望): 我还指望我们今天能有一个特别的夜晚呢。

杜鲁门: 我不会回来很晚的。

梅丽尔(从他的行为中觉出有些不正常):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杜鲁门迅速地转过身看着她, 一脸内疚的表情。

杜鲁门: 怎么会这样呢(走出屋子)?

26 一座未完工的桥梁, 外景, 夜晚

这是一座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桥梁, 只建到半空中, 混凝土中露出了钢筋。道路已经铺好, 但还没有树立任何标志。杜鲁门和马隆站在这座桥的一端。马隆三十多岁, 体型健壮, 喝着听装啤酒。杜鲁门正在用一根木棍划出一个高尔夫发球区。他们两人的汽车停在一旁, 车前灯照射出了一个球场。他们的目标是桥尽头的一块标志牌, 上面写着“海天堂堤道——连接海天堂岛和世界的其他地方: 你的出租汽车费可在此省去”, 标志牌下面一个倒扣着的锥型塑料桶是他们的高尔夫目标洞。

杜鲁门聚精会神地摆弄着球棒, 估摸着球棒和高尔夫球之间的合适位置。球被击出之后, 划了一个弧线, 飞进了夜空。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 球在一条废弃的高速公路上蹦跳着, 落在看不见的柏油公路的某处。

马隆从球桶里拿出另一个质地很差的白色高尔夫球递给杜鲁门, 杜鲁门

把球放在发球区的一点上,开始准备他的第二次击球。球很快地一闪,落在比第一次更远的某个角落。

马隆: 这些个硬果子样的球是谁的?

杜鲁门把球杆递给马隆,什么话也不说。马隆自己把球放在发球点上。他发的是一个橙色高尔夫球。

杜鲁门: 我正想着要离开这儿, 马隆。

马隆(没什么兴趣地): 是吗? 为什么?

杜鲁门: 逃离这个工作, 离开这个海天堂岛离开这一切!

马隆比划着抡了一下球杆。

马隆: 放弃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到底怎么了? 你的工作很不错。你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这样的工作。

马隆集中精力, 奋力一击——球在高速公路上蹦跳着, 落进了桥下的水中。

马隆(对自己的发球失误有些恼火): 他妈的。(依然看着球的方向) 试试卖自动售货机吧。我每天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把“阿尔蒙德·乔”放在“斯尼克”或者“露思宝贝”旁边是不是更好。

杜鲁门又拿出一个标有“M”的球递给了马隆。

杜鲁门(口气坚定地): 难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脚痒痒的吗?

马隆这次击球用力过度, 把球击向了另一个方向。但是幸运的是球落地后反弹向“绿地”——那倒扣着的锥形塑料桶的方向。

马隆(拣起啤酒罐, 怀疑地): 还有哪儿可以去呢?

杜鲁门喝了一大口啤酒才回答马隆的问题。

杜鲁门(无法掩饰自己的向往之情): 斐济。

马隆啜了一口啤酒, 思量着杜鲁门的想法。

马隆(有些震动): 斐济? 斐济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靠近佛罗里达州吗? 你开车是到不了那儿的, 对吧?

杜鲁门拿起一只高尔夫球给马隆作说明。他把小球当地球, 指着球上的某一处——

杜鲁门: 看这儿, 这儿是我们的位置。(他的手指在球的其他表面上滑动着) 斐济就在这儿。一直走就可以到这儿——斐济。到任何地方, 你都得把路线弄清楚。(球在手里反复摩挲着, 似乎在给自己增加信心) 你知道, 在斐

济有很多小岛还没有人类涉足。

马隆(仍然保持怀疑):那么,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杜鲁门: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要花钱,要作计划,不能说走就走。(为了消除马隆的疑虑)哦,我会去的,别为我担心。我得慢慢来。抓紧时间吧。到年底分红利的时候。我很快就会结束……

马隆:托儿所呢?

杜鲁门:住小房子吧——我会考虑变卖房子把债还清……我会悄悄走的。等有了那种大鸟,说走就走。(似乎在进一步说服自己)我要走了,不要为我担心。

马隆点着头,即使坐飞机旅行的概念远远出乎他的想像之外。

马隆:我还从未听说过有谁要离开海天堂呢。

两人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杜鲁门又觉得没那么自信了。

27. 某处灯光昏暗的屋子,内景,夜晚

一个男人惊异地向上看着。他盯着一个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他叫克里斯托弗,近60岁,眼神中透着某种机敏,领口下面垂着一个新闻用锚式耳机。

28. 大桥,外景,夜晚

杜鲁门和马隆沿着空荡荡的大桥信步走着,把先前打过来的高尔夫球拣了起来。

马隆走到杜鲁门身边,对郁郁不乐的杜鲁门说着什么。此刻杜鲁门心烦意乱,他一只手放在耳朵上,另一只手拣起地上的球放在球桶里。

马隆:你知道,杜鲁门,我也确实也有过一次想离开这儿。

杜鲁门(兴致不高):是吗。后来呢?

马隆:我琢磨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知道,我只是想把这些烦恼都赶走,但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孩子们跑到我面前,一看到他们,我就用另一种眼睛看待海天堂了。(凝视着海天堂岛的夜灯)后来我意识到,到底还有什么比眼前的这一切还要美?(一只手放在杜鲁门的肩上)告诉你吧,你真正需要的是成名成家。

杜鲁门: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马隆:相信我。

马隆拣起倒扣着的桶口上的最后一只白色高尔夫球。

马隆(端详着球):你赢了。

两人向杜鲁门的汽车走去。杜鲁门打开汽车后备箱,把那些高尔夫球和球杆放了进去。在后备箱里,我们又看见他上次拣起的那只从天而降的破灯。

杜鲁门(对着这只灯):我们真的认为这是从什么飞行物中掉下来的吗?

马隆(毫不介意地):当然。这是卤素。好在它没有伤着你——你都没法投诉。(迅速改变话题)来喝一杯?

杜鲁门:今晚不行。

29. 灯塔, 内景, 夜晚

从灯塔灯光房的角度,可以看到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大海的杜鲁门。

杜鲁门的特写。他的肩膀上挂着一只手提式磁带录音机,麦克风正对着海浪。我们看到杜鲁门在给拍打岸边的海浪录音时,脸上毫无表情。灯塔上的灯光间或照在杜鲁门的脸上。

30. 闪回: 大海, 外景, 白天

和以往一样,这段闪回是以电视机上的画面形式出现的。

天空乌云密布。阵阵狂风夹着雨水打在8岁的杜鲁门和他的父亲柯克的脸上。正当柯克想站起来控制航向的时候,一阵异常的狂风刮向风帆,呼啸的狂风将桅杆扫向船尾,打在柯克的头上,把他卷出了小船。

杜鲁门穿着唯一的一件救生衣,绝望地想抓住父亲。一瞬间他已经抓住了父亲的手,但是柯克突然沉入了水中。

杜鲁门(哭喊着):爸爸!爸爸!!

他的哭喊没有回应。8岁的杜鲁门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暴风雨突然停住了,狂风也突然消失了,水也恢复了平静。

惊恐的杜鲁门看到自己的手中还握着一只戒指,是在他抓住父亲想把他拖回船上时留在自己手上的。

31. 海滩, 外景, 夜晚——现在

镜头从戴着父亲戒指的杜鲁门的手拉出,杜鲁门的特写。

然后,从灯塔的视角,我们看到杜鲁门站起身向黑暗的海水走去。他站在水边。

杜鲁门(对着海浪大喊):对不起,爸爸! 对不起!

仿佛是回应似的,远处天边闪过一束灯光,紧接着是一阵隆隆的雷声。

32. 某处的起居室, 内景, 夜晚

两位老年妇女,都七十多岁,各自坐在沙发的一侧,一边看着前面电视机里的画面,一边谈论着。

老妇甲(就像业余精神病学专家):显然这使他对水有某种明显的恐惧感。

老妇乙: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是一个好奇的孩子了。

老妇甲:从这以后我认识的女人中,有一半重新给他们的孩子起名了。

33 海滩公园的某一处,外景,夜晚

突然降下的一阵雨水使杜鲁门不得不向他的汽车走去。

杜鲁门的主观视点:如注的雨水的出现似乎很正常。无论如何,从远处看,这注水只是局限于很小一片区域,仅仅围绕着杜鲁门,好像有一小片云就在他头上,跟着他跑。杜鲁门跑完公园的这段路,感觉到这雨有些异样,便开始在街道上来回地跳起舞来,哼着《雨中曲》中的插曲。

雨越下越大,覆盖的区域也越来越大,最后杜鲁门不得不向他的汽车奔了过去。

34 杜鲁门的家——托儿所,夜晚

浑身湿透的杜鲁门走进屋来,看见梅丽尔还在没有布置好的托儿所里,正在为报纸绘制广告。她穿着一件罩袍,里面是黑色的休闲衣。

梅丽尔:你去哪儿了?

杜鲁门(拧干他的甲克衫):我一直在想……

梅丽尔(揉着眼睛):哦,天!

杜鲁门(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我琢磨着我们可以凑出八千块钱。

梅丽尔(被激怒了):每次你和马隆在一起……

杜鲁门:我们可以靠这笔钱在世界各地周游一年。

梅丽尔:那以后呢,杜鲁门? 我们就会回到5年前的样子! 你说这话简直像个大男孩似的。

杜鲁门:我觉着,也许我就是一个大男孩。

梅丽尔:我们负债累累,杜鲁门。车的钱还没有付掉。我们就这样扔下债务不管了?

杜鲁门身上的衣服还在滴水,落在地板上。他用胳膊抱住梅丽尔,对她说话时激动的神情就像他以前对她求爱的样子。

梅丽尔:我还以为我们可以要个孩子呢。那不也是一种冒险吗?

杜鲁门:那我等不到。我现在就想走。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探险。

梅丽尔(发出一阵嘲讽的大笑):你想做一个探险家?你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呢,杜鲁门。我敢打赌你都不知道怎么办理一份护照。

这些话刺痛了杜鲁门。他走开了。看到自己给杜鲁门带来了痛苦,梅丽尔改变了话题——

梅丽尔:都会过去的。每个人都时不时会这么想的。(试图引诱他)到床上来。

杜鲁门:我想呆会儿再睡。

35 某处的办公大楼——接待处,内景,夜晚

在办公大楼的接待处附近,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人员在喝咖啡。

保安甲:他们怎么能有孩子呢?

保安乙:肯定不是他的孩子,你这白痴。

保安甲:为什么不是他的?

保安乙:你以为她真的会玩到底吗?

保安甲:她当然会。

保安乙(思考片刻):我一直觉得他们会领养一个的。

36 杜鲁门家附近的街道,外景,黎明

海天堂岛黎明时太阳升起的方式有些奇特。光线呈弧形并慢慢显现,非常完美而精致。

37 杜鲁门的卧室,内景,早晨

卧室的窗前,杜鲁门穿着他的新汗衫,做着他自己发明的体操。他为自己数着锻炼的次数——他数的数也是瞎数,每完成两个抬腿动作,他就数成5个。

杜鲁门:5……(又做了两个)10……15……再来两个到20……

38 某处的卧室,内景,早晨

一对穿着标记明显的运动汗衫的中年夫妻,以优美的姿势重复着同样古怪的体操动作,好像他们正在上一堂杜鲁门教的锻炼课一样。

39 杜鲁门的汽车,外景,白天

杜鲁门爬进自己的汽车,打开了收音机,让车驶上街道。

无线电播音员:听众们,又是一个美妙的早晨。不要忘记扣上……

40 海天堂岛闹市区,外景,白天

杜鲁门和以往一样出现在公园附近,车停在售货亭前面。他拿起一份封面亮丽的杂志,快速地翻到化妆品广告,悄悄地撕下有一双模特儿眼睛的那一页,然后把杂志放回架子上。也和以往一样,报贩并未追究杜鲁门的举动。杜鲁门穿过那些匆忙奔走的上班人流,开始了他每日朝圣般的上班。

在那条通往公司的街上,一辆停着的汽车窗玻璃上映出了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身影。杜鲁门被这个人吸引住了,他转过身面对着这个人。这个无家可归者年近六旬,比其他一般的游民显得整洁、有教养,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老人把手轻轻地放在杜鲁门的脸颊上,杜鲁门无法让自己躲开,他的魂似乎被老人的眼睛给勾走了。慢慢地他认出了他。

杜鲁门(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出):爸爸……

突然,在人行道的另一端走来的一个外表很得体、牵着一只小狗的购物女人和一个生意人模样、拎着一个公文包的男人,他们抓住了这个无家可归者,两人一边一个,挟持着他,几乎让他的脚脱离地面;三个人一路踢着街上的那些奇怪的废弃物走远了。

杜鲁门(喊):停下!停下!

杜鲁门开始追逐。然而,这个购物女人和生意人模样的男人跑得飞快。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当杜鲁门追赶时,那些路人和上班族的表现:他们纷纷给前面的三个人让开道路,却又在杜鲁门前面回复成密集的人流。这是偶然的呢,还是这些路人本来就是一伙,正在进行某种侵害?

杜鲁门(对着这些路人喊):让开!让开!

这些路人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最后,杜鲁门冲开人群,还推倒了拦路行列中的几个人,就在他几乎要抓住那三个人时,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停在这两个绑架者旁边,车门敞开着。购物女人和生意人模样的男人把那个无家可归者推上了汽车。杜鲁门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也摸着公共汽车的车门了,但车门在他眼前迅速地关上了。

杜鲁门(冲着公共汽车司机喊):嗨!停下!快停车!

杜鲁门抓住车门,但是公共汽车司机无视他的叫喊,轰然地开走了。公共汽车上其他的乘客,显然对眼前的事情无动于衷,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

杜鲁门继续追着。这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一辆出租车,挡在杜鲁门前面,拦住了他的路。当他绕开出租车时,公共汽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那

些神秘的路人也都消失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杜鲁门顺着原先的路往回走着,他头昏眼花,无法想像所发生的一切。他发现那个购物女人把她的小狗给丢了。这条狗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脖子上的牵引带拖在地上。

41. 杜鲁门母亲家,内景,白天

杜鲁门在他母亲拥挤狭小、装饰多而繁杂的起居室里不耐烦地来回走着。屋子里满是布尔班克家的纪念品——在一大堆带着像框的照片中,有一张显眼的、用黑纱框住的杜鲁门父亲的照片。一阵卫生间便桶的冲水声后,杜鲁门的母亲终于从隔壁屋子出来了。

她的外貌真是某种奇怪的矛盾复合体。尽管她走起路来要借助一种叫做“步行者”的助行架,但她实际上是个60岁的、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她穿着漂亮的夜礼服,头上是刚漂染过的金发。

杜鲁门(吻母亲的脸颊):你还好吗,妈妈?

母亲:还行。我又弄了一个晚上的头发。

杜鲁门:你的腿怎么样了?

母亲:哦,就那样吧。

杜鲁门扶着母亲。

母亲:你知道惊喜对我来说并不好。你真应该在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亲爱的。

杜鲁门: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你最好坐下。

杜鲁门帮她坐在一张特别深厚的扶手椅上。

母亲:你看上去气色不好,杜鲁门。你在吃维他命D吗?

杜鲁门(生气地):我一生都在太阳下面,母亲,为什么还要我吃维他命D?

母亲:我觉得我的生活条件是受限制的,只能在家里。(她把手戏剧性地放在额头上)不能等会儿吗,亲爱的?

杜鲁门(在她身边跪了下来):是的,我恐怕不能等了。(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荒唐,母亲,但是……我今天在蓝开斯特环路看见了爸爸。他还活着。

母亲(勉强笑着):这听起来并没有不正常呀,杜鲁门。我发誓我每周见到他十次——见到一百次他的脸。我上个星期三在一个沙龙里差一点就拥

抱一个陌生人了。

杜鲁门:我发誓,那是爸爸,穿着流浪汉的衣服。你知道还有别的奇怪的事情吗?一个生意人和一个带着一只狗的女人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硬是把他带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母亲:也许是他们开始清理闹市区,不想像别的国家那样……

杜鲁门(激动起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爸爸的尸体——也许,可是……

母亲:亲爱的——

杜鲁门(开始对自己发生怀疑):我告诉你,如果那不是他,那他一定是爸爸的孪生兄弟。爸爸还有兄弟吗?

母亲:你知道他是独子,和你一样。(一只胳膊亲切地放在他的腰上)我知道你对发生过的事情感觉有多么糟糕——在那样的暴风雨天航行。但是我并不责怪你,杜鲁门,永远不。(吻了一下杜鲁门的脸颊,指着自已由金色变成白金发的头发):我刚才正在想去做头发,你觉得怎么样?

杜鲁门看着母亲。她的头发已经不再是金黄色了。

42 杜鲁门家的地下室,内景,黄昏

地下室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盒子里的小船、一条没有火车的火车车轨、一个氧气面罩、一把没有弦的吉他,还有各种废弃之物。地下室里灯光昏暗,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白炽灯。杜鲁门打开了一个很大的、都可以藏人的橱。橱门上是一张太平洋地图,斐济岛的位置上画了一个明显的圆圈。在橱里所有这些玩具和日用品中间,有一个箱子,上面盖着一块落满灰尘的帆布。他把箱子从橱里拉了出来,开了锁,打开箱盖子。

箱子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备忘录。一本《如何航行》,一大堆《大探险家》杂志。在这些东西下面,有一个服装袋,里面有一件衣服。杜鲁门小心地提起塑料袋,里面是一件女人穿的开襟羊毛衫。他把衣服凑到鼻子上,闻着那上面的味儿。

脚步声传来。杜鲁门匆忙地把衣服放进箱子里,关上了盖子。梅丽尔的腿出现在楼梯上。

梅丽尔:你到下面来干什么?

杜鲁门(指着地上放着的一台翻转过来的割草机):修割草机。(随便地)今天我见到了我父亲。

梅丽尔:我知道。

杜鲁门(怀疑地):你怎么知道的?

梅丽尔:你母亲打过电话来了。你不该让她那样难过。

梅丽尔的回答激起他对那次航行的回忆。

杜鲁门:你要怎样呢?

梅丽尔:我做了通心粉。

杜鲁门:我不饿。

梅丽尔点点头,其实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梅丽尔:我们确实应该把这台割草机扔出去了,买一台新的艾尔克·罗特里牌的。

杜鲁门没有回答。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之后,她转身走上楼梯。

杜鲁门等了一会儿之后,重新打开了箱子。他拿出那件衣服举起来看着,回忆着什么。

43 某处的厨房,内景,夜晚

一位母亲、她的12岁左右的女儿,以及还在摇篮中的婴儿,都看着电视机中的画面。

女儿:他在干什么?

母亲:他们把她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他们不能把记忆也抹去。

女儿:关于谁的记忆?

母亲(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

44 闪回剪辑:9月的大学校园,外景,白天

同样,这些画面以录像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

在一个标准的大学校园的台阶上,21岁的杜鲁门,穿着大学乐队制服,正参加一场足球赛的啦啦队活动。马隆,21岁,是足球队的队员。坐在附近的梅丽尔,21岁,啦啦队的队长。杜鲁门看到一个体貌轻盈可爱的姑娘就走了过去。她是劳伦。

44A 闪回:舞厅,内景,夜晚

大学里的舞会,杜鲁门和梅丽尔跳着舞。劳伦和她的舞伴也在旁边跳舞。但是,杜鲁门一直看着劳伦。突然劳伦被人送出了舞厅。

44B 闪回:大学校园——街道,外景,白天

劳伦骑着自行车迎面向杜鲁门驶来。杜鲁门向她挥着手,差一点摔倒在路边。然而,劳伦骑着车傲慢地径直从杜鲁门身边经过,似乎没有注意到杜

鲁门的存在。杜鲁门对劳伦变心如此之快顿感愕然。

45. 闪回: 大学图书馆, 内景, 夜晚

图书馆里, 杜鲁门坐在马隆身边, 旁边的梅丽尔已经是杜鲁门的未婚妻了, 他们正在做一份试卷的最后填空题。其他学生开始收拾自己的书本。梅丽尔吻了吻杜鲁门的脸颊。

梅丽尔: 好啦, 杜鲁门。你还没有研究够啊?

杜鲁门: 我还想再看看下两个题目。

马隆(指着杜鲁门的卷子): 一般都选 C, 我就是这样的。

杜鲁门从他的卷子上抬起头来。图书馆里基本没有同学了, 他看到桌子的隔离板上有一只姑娘的手搭在那里便鼓起勇气, 伸过头去。劳伦坐在隔板的另一侧, 埋头看自己的书。

杜鲁门:(日语): 早上好!

劳伦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杜鲁门(指着劳伦面前放着的日语书): 你修日语。

劳伦(迅速地合上书): 哦, 是的。

杜鲁门(很仔细地看了看书封面上的名字): “劳伦”, 是你的名字?

劳伦(似乎没有意识到那是她的名字): 对的, 劳伦。

杜鲁门(伸出手): 我是杜鲁门, 杜鲁门·布尔班克。

劳伦: 禁止我和你说话。

杜鲁门(并不吃惊, 顺从地): 没什么。大概我也不能和我说话。

劳伦(态度缓和下来): 对不起, 这不是由我决定的。

杜鲁门(垂头丧气地): 你有男朋友了? 你肯定有了。

劳伦(犹豫着): 不……我, 哦……

杜鲁门(再一次有了希望): 没有?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是说, 我打算去吃匹萨饼, 星期五怎么样?

劳伦: 不行。

杜鲁门: 星期六?

劳伦环视了一下几乎是空荡荡的图书馆。

劳伦: 现在。

杜鲁门: 就现在? 我们明天期末考试。

劳伦: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杜鲁门犹豫着。

劳伦(不耐烦地、着急地看了看四周):那么,你想做什么?

杜鲁门(合上他的书,但是还不很有把握):我认为我已经研究够了。

46. 闪回:海天堂大学附近,外景,夜晚

杜鲁门和劳伦手拉手在各种街道和校园的道路上奔跑。她有时候停下来四处张望,经常改变方向,抬头看看路灯和路边房子的房顶,似乎像要躲避什么看不见的追踪者。

心情激动、全神贯注的杜鲁门和她奔跑着,尽管他并不明白他们要躲开谁或者什么东西。

他们离校园越远、所处地形越高、越开阔,摄像机可拍摄场景的覆盖有效性就越小,有些摄像机的拍摄角度只能达到部分效果。

47. 闪回:高速公路——城区的最西端,外景,夜晚

杜鲁门和劳伦慢慢地穿过城镇边缘一条空寂的高速公路。

他们跑过几块沙地,来到一片荒芜的海滩。在一轮特别逼真的满月下,他们来到水边。劳伦脱下了那件开襟羊毛衫,毫不犹豫地挽起裙子在波浪起伏的水中走了起来。杜鲁门看着水,被荡漾浮动的水吓得呆住了。

劳伦(溅出水花):多美呀!你还等什么呢?

杜鲁门(紧张地):我……我不行……

劳伦(突然停下来):好吧。哦,天哪,对不起(走上了岸边)。

杜鲁门(困惑地):怎么啦,劳伦?你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呀?

劳伦身上湿淋淋的,站在海边,挨着杜鲁门。他俩互相凝视着。

劳伦:我的名字不叫劳伦。我叫西尔维娅。

杜鲁门看着她的眼睛,相信她所说的话。他抹去她脸上的水,慢慢地向她靠近,轻轻地吻她的嘴唇。她也回吻他。

48. 某处一个酒吧,内景,夜晚

这是一个安静的酒吧,一个女招待正在对一个男招待述说着自己的观点。一个老顾客在旁听着他们的谈话。

女招待:你不明白?她愿意都给他,把一切都给他,如果那样做他能明白过来。(注意到男招待困惑的表情)算了。反正你也不明白。

49. 闪回:海滩,外景,夜晚

我们又回到杜鲁门的回忆中,他和西尔维娅(在影片以后的部分她就用

这个名字)一起坐在海边的沙地上。杜鲁门特别小心地用手指抚摩着她鼻子的轮廓线条,同时吸着她身上的清香。西尔维娅紧张地四处张望。杜鲁门想对她说些什么,但是她不让他说话。

西尔维娅:他们来了。随时都会。

杜鲁门(环顾无人的海滩):谁?

西尔维娅(紧张地扭过头四处张望):听我说。你还记得,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站在教室里说你想做麦哲伦那样的探险家吗?

杜鲁门(怀疑地):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西尔维娅:后来你的老师说“你太晚了,杜鲁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了”。

杜鲁门:当时你在吗——你怎么知道的?

西尔维娅:那不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事。他们知道你做的所有事情。关键是,你被吓住了。

杜鲁门:我不明白。

西尔维娅(扭头四处张望,越来越紧张):你必须听着。所有人都在做假,杜鲁门。

她指了指天空,捧了一捧脚下的海水。

西尔维娅:你觉得这是真的吗?这都是为你搞的。是一场演出。(心情沮丧,低声吼着)到处都是眼睛,他们都在看着你——现在也是。

突然,一辆小汽车的前灯在沙地后晃动着,咆哮着越过海滩向两人冲了过来。

西尔维娅(害怕地):我告诉过你了,杜鲁门!

汽车紧急刹车,跳下一个身材高大、40岁左右,有一头蓬乱的红发的男人。他猛拉吓坏了的西尔维娅:她摔倒在地上。西尔维娅身上的羊毛衫落在沙滩上。

男人(对西尔维娅,以一种古怪的语气):劳伦,甜心,别再这样了。到车里去。

杜鲁门(爬起来):嘿,你究竟是什么人?

男人:我是她父亲。

杜鲁门:我们什么也没有干。

西尔维娅:他不是我父亲!那是他自己说的!他看上去像我吗?

男人:行了,甜心。

男人轻轻地,但是坚定地把西尔维娅推向汽车。西尔维娅挣扎着。杜鲁门走了过去。

杜鲁门:我会照顾她的。

男人把杜鲁门推到一边,在他耳边悄声说——

男人(小声地,不让西尔维娅听见):精神分裂症。阵发性的。

杜鲁门犹豫了。

西尔维娅(从车中向外喊):别听他的,杜鲁门。我说的是真的!

男人(钻进汽车):别烦了!我们这就去——斐济……斐济群岛!这地方让她的脑子出问题了。

50 某处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内景,夜晚——现在

克里斯托弗紧盯着摄像机画面。他旁边是他的助手克罗,一个外表像男人的年轻女人,她也同样紧紧盯着摄像机画面。

克里斯托弗:至少他还没有说出“纽约”……

51 闪回:海滩,外景,夜晚

当汽车咆哮着离开后,杜鲁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他又朝海边转过身,发现扔在沙滩上的一件东西——西尔维娅的羊毛衫。

52 杜鲁门家的地下室,内景,夜晚——现在

杜鲁门小心翼翼地把羊毛衫放回箱子里。

53 某处的一间厨房,内景,夜晚

母亲,她的女儿和婴儿都看着电视机画面。

女儿: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跟着她去斐济呢?

母亲:因为他的母亲病了——病得很重。他不能离开她。他真是个善良的孩子,也许太善良了。

女儿:我真不能相信他竟然和梅丽尔结了婚。

54 地下室,内景,夜晚

杜鲁门拿着一个镜框,那里面有一张梅丽尔的照片。梅丽尔的照片后面,藏着一张杜鲁门用许多人脸的各个部位拼凑而成的照片——鼻子,嘴,耳朵,下巴,头发——都是从女性杂志中搜集而来的。他试图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把它们拼接起来,尽管他要寻找的一双眼睛很难找到。

杜鲁门从口袋里拿出刚搜集来的一双眼睛,虽然这双眼睛像身份证照片

上的侦探的眼睛,他还是努力比较着。这双眼睛仍然不太合适。

55 某处的一套公寓,内景,夜晚

一双年轻女人的眼睛——绿蓝色的眼睛。这个女人轻轻地眨了眨眼睛,直直地看着电视机屏幕。我们把镜头拉出,显示出她的脸——这是西尔维娅。

56 街道,外景,清晨

黎明,太阳照亮了街道。这时,小鸟叫了起来。

57 杜鲁门家门前的街道,外景,早晨

杜鲁门离开家,不知该往哪儿去。斯潘瑟正在清理垃圾。

斯潘瑟: 怎么样啊,杜鲁门?

杜鲁门似乎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小狗帕鲁托没有像往常那样得到杜鲁门给它的黄油。华盛顿一家人向杜鲁门招手,也没有得到回应。

58 汽车/杜鲁门家门前的街道,内景/外景,白天

杜鲁门驾车驶上街道,和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

无线电播音员: 不要忘记在收听广播时系上安全带。各位……听众……又是……一个……灿灿灿……灿灿灿……的的的……海……天……堂……的……早……晨

播音员的声音渐渐消失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出播放的是已经用得磨损的录音带。杜鲁门觉得很困惑,看着收音机,摁着收音机键试图寻找另一个广播台。他找到了一个。

女人的声音(从收音机中传出): ……在斯特华特街西面……他正右转到了霍尔登大街……

杜鲁门抬起头看了看他所经过的道路的标志,发现他刚才经过的正是收音机里播报的街道名。震惊了的杜鲁门差一点就撞倒一位在十字路口人行横道上的老妇人。

男人的声音(从收音机中传出): ……天哪,他差一点儿就撞上了玛丽琳!他继续前进,正经过图书馆……

收音机里的声音开始变小,杜鲁门调着收音机。突然,一阵刺耳的噪音传来,他抬头一看,在他能看到的最远处,街上每一个路人、驾车人、购物者几乎也在同一时候做出痛苦的表情,拿出了右耳中的耳机。

男人声音(从收音机中传出): ……出故障了。变换频率……

杜鲁门试图再次找到这个频道,但是再也找不到了。

59. 停车场, 外景, 早晨

杜鲁门坐在汽车里,喝着咖啡,琢磨着刚才发生的事件。从邻近的中学里传来他熟悉的尖叫声和吵吵声。突然,他抛开咖啡,疾步穿过停车场奔向那所学校。

60. 海天堂初级中学, 内景, 早晨

杜鲁门迅速地穿过学校大门走到了接待处,这儿没有人,管理人员的办公桌旁什么人也没有,走廊也是空荡荡的;他跑下走廊,最后站在一间教室门口。里面仍传出孩子们的声音。他一下子打开了教室门——

屋子里空无一物,教师的讲台上只有一台巨大的、自动倒带的录放机,正在播放着孩子们的声音。录放机连着一台放到最高音量、冲着通风口的扬声器。杜鲁门盯着这台录放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1. 街道——闹市区, 外景, 白天

杜鲁门仍然搞不明白怎么回事,走出了学校。在售货亭前,他站住了。他拿了一本杂志,重新开始了每日仪式般的搜索,但是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他没有撕下任何书页就把杂志放了回去——这使报贩非常吃惊。

杜鲁门又走上了上班的道路。他站在那儿,盯着面前这幢玻璃建筑中的影子,期望着那个无家可归者能再一次出现在他身边。但是谁也没有出现。

62. 闹市区街道, 外景, 白天

杜鲁门和他的那些上班族同事们一起走进公司的大楼,但是他却留在旋转门中又回到了街上。

63. 市区街道, 外景, 白天

杜鲁门漫无目的地穿过一个市区公园,四处观察着。我们感觉到这是杜鲁门第一次开始审视身边的一切。

一个年轻女人遛着她的阿富汗猎犬;一个老头正在回答他的小孙子提出的没完没了的问题;一切正常。杜鲁门在一个露天小咖啡馆坐了下来。他手里玩弄着父亲那只装饰着一枚石头的戒指,仍然想寻找身边不正常的现象。

一个送货员从汽车的后备箱中取出了一些盒子,把它们送进了一个杂货店;不远处的街上,一些建筑工人正在一个敞开着的地面检修孔进行电路修理;一个老妇人正设法提着两个沉重的购物袋;所有人看上去都很正常,按部就班。

64 某处一间灯光昏暗的屋子, 内景, 白天

克里斯托弗和克罗都紧紧盯着摄像机画面。克里斯托弗身体向前倾着, 对着话筒——

克里斯托弗: ……所有人注意力集中, 记住自己的身份。

65 咖啡馆, 外景, 白天

杜鲁门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一群古巴游客身上, 他们是咖啡馆里除杜鲁门以外唯一一桌客人。我们通过杜鲁门的大特写看到他正仔细地观察他们每个人的脸, 试图发现任何作假的迹象。这些客人高声地谈论着, 议论着侍应生。他们的举止也通过了检查——所有人都很真实。

然后, 杜鲁门注意到了两个进行晨练的慢跑者, 他们从街的那一头向杜鲁门这边跑来。杜鲁门碰巧注意了一下其中一个慢跑者的运动鞋。他突然记起了在公园里见过的那双脚。杜鲁门拦住了那个慢跑者。

杜鲁门: 是你……是你吗?

这个慢跑者试图绕开他。

慢跑者甲: 请让开。

杜鲁门: 记得吗? 两天前我在公园里给了你肉丸三明治。你坐在轮椅里, 穿着同样的运动鞋。

这个慢跑者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带有明显缩写标记“T.S.”的运动鞋。

慢跑者乙(帮助他的同伴解围): 快从这儿滚开。

慢跑者乙粗鲁地把杜鲁门推倒。杜鲁门在两个男人后面叫喊着——

杜鲁门(讽刺地): 真是奇迹啊!

杜鲁门爬了起来, 身上还带着尘土。他拿起公文包沿着街道走着, 心里又有了新目标。

66 闹市区街道, 外景, 白天

杜鲁门在熙熙攘攘的街上走着。他突然随意地窜进了一幢办公大楼。

67 办公大楼, 内景, 白天

这是一幢宏伟壮观的办公大楼, 外表是那种可以折射的玻璃面墙, 以便把大楼里的人与外界隔离——这是杜鲁门每天都要经过的一幢楼。在天花板特别高的大堂里, 有不断的人流, 他们中有雇员和参观者。这些人出入都必须经过一个安检柜台, 那柜台由两个穿制服的保安把守着。过了安检柜台, 是一排电梯, 将那些行政人员、业务人员和物品递送人员送到他们想要去

办事的地方。

杜鲁门走进接待处,自信地大步走过安检柜台,试图使自己看上去像在这里工作的人。

保安甲(对杜鲁门):有事吗?

杜鲁门(偷偷地看了一眼大楼指南):我有一个约会,是和……哦……佳伯乐公司。

保安甲:那公司倒闭了。

第二个保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企图挡住杜鲁门通往电梯的道路。但是杜鲁门已经明白了他的意图,抢先一步,冲进了其中一部电梯。

电梯里的一个年轻女人惊愕地看着杜鲁门——她如此反应的原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越过女人的肩头向里看,杜鲁门发现电梯没有后墙,杜鲁门刚才亲眼看见的那些走进其他电梯的人都在这儿,他们在一个食品桌前转悠着,还有的梳妆整理着自己,有的坐在折叠椅上。渐渐地,他们都张着嘴,目瞪口呆地看着杜鲁门,而杜鲁门也呆呆地看着他们。杜鲁门的视线突然被一个在电梯后面匆忙树起的板挡住了。一个保安把杜鲁门从电梯间推了出去。

杜鲁门:怎么回事?

保安甲(看着电梯上面的指示灯,极力显示出清白的样子):没什么。

杜鲁门注意到电梯门口的指示灯已经标志着上行,但在他意识到这点之前,两个保安开始把他往外拖了。

保安乙:你得离开这里。

保安们让杜鲁门脸朝下,拽着他的两只胳膊,向紧急出口的方向拖了过去。

杜鲁门: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保安乙:我们正在彩排。

杜鲁门:不,你们没有!刚才那些人在干什么?

保安甲(耸耸肩膀):不关我的事。(把他推出大楼)也不关你的事。

杜鲁门(叫喊):你们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去告你们!

杜鲁门在被保安推上大街时不停地挣扎着。

保安乙:告什么?你正在非法侵入!

68 闹市区街道,外景,白天

尽管杜鲁门拚命地挣扎,保安还是把他扔在了人行道上。他站了起来,头昏沉沉的,开始在大街上奔跑。他突然随意地窜进了另一幢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家银行。

杜鲁门向电梯冲去。指示灯显示着所有的电梯都在高层楼面上。杜鲁门疯狂地摁着电梯开关,却没有任何反应。一位接待小姐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杜鲁门向楼梯那儿走去,但是被一个银行官员拦住了去路。

杜鲁门:我想……

银行官员、接待小姐和一个银行出纳把杜鲁门引向大门。

银行官员:……要开户?

杜鲁门:是的。哦,要呀!

接待小姐:定期还是活期?

银行官员:到我楼上办公室去吧。

杜鲁门急忙离开了银行。

68A 街道,外景,白天

回到了街上,杜鲁门感觉到路上那些行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难道他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杜鲁门转过身,想和从他身边经过的行人互相对视一次,但是他们都羞涩地躲闪着目光。他顺着街道一直走了下去。

最后,杜鲁门来到了一家电子器材商店的橱窗前。他紧盯着橱窗里电视机屏幕上自己的脸,这是从商店橱窗那儿的便携式摄像机传送过来的画面。

69. 某处的浴室,内景,白天

浴缸里的水满是香皂沫,一个男人泡在里面。他看着电视机画面。

男人:伙计,别看着我。

70. 街道——电子器材商店,外景,白天

杜鲁门看着电视机里自己的画面,浑身颤抖。他发现不远处的街边,马隆的有篷货车停在一个超市的门口。

71. 超市,内景,白天

自动售货机的门开着。马隆的一半身体在售货机里,正在把一堆“露思宝宝”牌的糖果放进其中的一个货槽。神情怪异的杜鲁门出现在他身边。

杜鲁门:马隆——

马隆(吃惊地):杜鲁门!你怎么会在这儿?

杜鲁门站在他旁边,看上去很紧张。即使店主在柜台后面向他友好地点头都使他生疑。

杜鲁门(小声地):我得和你谈谈。

马隆:对不起,我忙着呢。

杜鲁门:我有急事——马隆,大事。

马隆:你没事吧?你是在胡扯吧。

杜鲁门:我觉得我和什么事情有关系。

马隆:有关系?和什么事情有关系?

杜鲁门:我现在还无从解释,但是已经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那些根本就不用的电梯,那些在广播里谈论我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马隆(发呆地):不,杜鲁门。如果这是你第二个幻想的话……

杜鲁门:我想还有些事情和我的爸爸有关。

马隆:你爸爸!?

杜鲁门(紧张地环顾四周):我认为他还活着。回头我会告诉你的。我敢确定我是被人跟踪了。

马隆(向周围看看,立刻警觉地):谁?

杜鲁门:很难说。他们看上去就像一般人。

马隆(暗指一对走进熟食店的老年夫妇):是他们吗?

杜鲁门(认真地思考着):有可能。胡子看上去像是假的。(靠近马隆)我不能预知什么时候有。他们不可能站在那儿。所以我们得离开这儿。你能和我一起走吗?

马隆(关上自动售货机):我跟你说了我不行。

杜鲁门:我得给你看些事情。

杜鲁门看着马隆,神情异常严肃。

马隆(妥协了):基督!杜鲁门,你会让我们两个都惹上麻烦的。

72 海天堂小学,外景,白天

杜鲁门带马隆快步走上学校的楼梯。孩子们的声音从教室里传了出来。杜鲁门和马隆飞速冲进学校接待处——那儿依旧空无一人。

73 学校走廊,内景,白天

杜鲁门和马隆站在教室外,孩子们的声音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杜鲁门向马隆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我对你说过的”。转身把门一下子推开了。

74 教室, 内景, 白天

原来空荡荡的教室, 现在满是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有人呼哨了一声, 所有这些孩子都把目光转过来看看着杜鲁门和马隆。

教师(指着两块还没有用过的黑板): 你们愿意一起来吗?

75 悬崖, 外景, 黄昏

杜鲁门爬上了 7 岁时攀登过的那座悬崖。最后, 他坐在悬崖顶上, 眺望着远方, 回想着 26 年前父亲的落水和这些年来没有父亲的痛苦。不过, 眼前这片人迹罕至的海滩和其他海滩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马隆也费力地爬上悬崖顶, 坐在自己的朋友旁边。

马隆: 我们上这儿来干吗, 杜鲁门?

杜鲁门: 这就是所有这一切开始的地方。

马隆: 什么这一切?

杜鲁门: 事情。所有这一切不对劲的事情。(又出现了一个想法) 也许我是专门为了什么东西而活着的。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马隆? 就好像你的整个生活是专门为了什么东西?

马隆(没有表情地): 我没有。

杜鲁门(没有注意他的回答): 当你拉着凯瑟尔家禽公司的那些鸡肉时, 有没有去过这个岛之外更远的地方?

马隆: 我哪儿都去过, 但是像这样的地方我还再没见过。(对着天边的落日) 看这落日, 杜鲁门, 太美了。

杜鲁门(茫然地): 是的……

马隆(看了一眼海天堂岛): 那是“大玩意儿”, 是他最好的大手笔。

杜鲁门: 我只告诉你,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马隆: 真的?

76 起居室——杜鲁门的家, 内景, 夜晚

杜鲁门蜷缩在沙发上。镜头拉开, 我们才明白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夹在母亲和妻子梅丽尔的中间。他母亲的脚边, 是一大堆像册。她把一本像册翻到了某一页, 放在了杜鲁门的膝盖上。

杜鲁门: 我们真该回到以前, 母亲。

母亲: 等一下, 亲爱的。(指着像册中的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在卢什摩尔山。你记得吗, 杜鲁门——那会儿, 你爸爸还在——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

你一路上总是睡觉。

杜鲁门(对这些历史记录发生了兴趣):这山很小啊。

母亲(迅速地翻到另外一页):事物总是这样——当你往回看时。

母亲把像册快速翻过几页,最后停在一张放大的结婚照上。

梅丽尔:看,杜鲁门。这是我的堂弟艾罗,他把花都放在短裤上了——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母亲(看看梅丽尔):她那会儿漂亮吗,杜鲁门?她现在也很漂亮。

母亲翻到了像册中的空白页。

母亲:有足够的地方放小宝贝的照片。我真想什么时候能抱上我的小孩子……(用手帕轻轻地擦着眼睛)在我死之前。

梅丽尔从沙发上站起来,帮助杜鲁门的母亲放好助行架。

梅丽尔:我会送你回去的,安吉拉。(指着那些像册)为什么不把这些像册留在这儿让我们看看呢?

杜鲁门(吻了吻他伤感的母亲):晚安,母亲。

梅丽尔(对杜鲁门眨了眨眼):等会儿见,甜心。

梅丽尔和母亲走出去了,杜鲁门一个人留在起居室里。他靠在沙发上,转换着电视频道——电视画面上现在是一个过时的、戴着兔子耳朵的模特。他无聊地翻着像册。一个过于认真的男主持人正在播报节目预告。

主持人:今晚的“金色老人”节目播放的是一部永恒的、特别可爱的经典之作《带我去看回家的路》,这是一部小城镇生活的赞美诗,通过这部片子我们会明白,你不用非得离开家去探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我们这儿没有贫困,没有孤独……

杜鲁门的眼睛离开了电视画面。我们注意到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张他和梅丽尔在一个海滨露台上举行结婚仪式的照片。他在放大镜下仔细审视,发现梅丽尔手指上的戒指不见了。

77. 某处的起居室,内景,夜晚

两个老年妇女坐在沙发上,两人的膝盖上盖着一条毯子,端着杯子用吸管喝着热巧克力奶。她们看着电视机画面。

老年妇女甲:还记得婚礼吗——那条狗?

老年妇女乙:当他们说出誓言时,它吼了起来。

老年妇女甲:他们切蛋糕时,那个塑料的马蹄形吉祥物掉了下来。

老年妇女乙(可怜地摇着头):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78 厨房,内景,早晨

杜鲁门随意地穿着一件周末休闲服,站在炉边煎鸡蛋。梅丽尔穿着护士服匆匆走进厨房,喝了一大口咖啡,拿起了自己的护士帽。不过她还是有时间调整一打“纤维末谷类营养品”,让它们离摄像机镜头更近一些。

杜鲁门:我得和你谈谈。(四处看了看,警觉地)但不是在这儿,我们出去走走。

梅丽尔(吻了吻他的脸颊):对不起,我已经晚了。

杜鲁门:着什么急?

梅丽尔:外科手术。昨天晚上新闻里报了电梯坠落事故,就是缆绳断裂,电梯从10层楼掉了下去。就因为雇佣了不合法的包工队,太可怕了。我们马上就要做一个断肢手术。

杜鲁门睁大了眼睛。梅丽尔在镜子前调整着自己的护士帽。

梅丽尔:那幢建筑就在你们公司附近。如果你要是有什么事也在电梯里,真是无法想像。

杜鲁门听了一阵恍惚。他去拿滚烫的煎锅,因为没戴手套,被烫了一下,他痛苦地大叫一声,扔下了煎锅。

杜鲁门:啊哦——

梅丽尔:哦,天哪!

杜鲁门:我该怎么办?

梅丽尔:我不知道——

杜鲁门:你不是护士吗?

梅丽尔:在伤口上抹些黄油——或者放些冰块?(抬起头看了看厨房里的钟)梅丽尔:哦,都什么时候了(匆匆走出厨房)。

杜鲁门看着她冲出屋子,暂时忘记了烫伤的手。他看着梅丽尔骑自行车沿着机动车道离去,便也冲出家门。

79 海天堂街道/医院/停车场,外景,白天

杜鲁门骑着自己的自行车,跟着上班的梅丽尔。他和她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杜鲁门看着她走进了一家医院。

80 医院,内景,白天

杜鲁门走过走廊。看来一切正常——医生们和护理人员、病人们交换着

意见,推车上躺着受伤的病人。他向一位护士走去。

杜鲁门:我在找我的妻子——布尔班克护士。我有重要的事。

护士(看着她的记事本):恐怕不可能——她在做术前准备。

杜鲁门:是吗,好吧。你能给我传个口信吗?

护士:我会尽力的。

杜鲁门:告诉她,告诉她……我去斐济了。我到那儿就给她打电话。

护士:你什么时候去斐济?

杜鲁门:她应该知道的。

护士:好的。我会告诉她的。

护士走开了,消失在一连串的门后面。杜鲁门犹豫了一下,然后跟上了她。

81. 医院的各种走廊,内景,白天

护士敏捷地走着——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杜鲁门谨慎地跟在她的后面。护士突然小跑了起来,杜鲁门不得不加快脚步跟着她,同时避开四周的推车和拖着地板的清洁工。

82 手术室门外,内景,白天

女护士急急忙忙地洗了洗手、换上工作袍,走进了手术室。杜鲁门犹豫着,但是他不敢进去。他拿了一个口罩戴上。

透过手术室门上的玻璃窗,他看见了那天在电梯里碰到的年轻女人。她躺在手术台上,左腿上缠着满是血污的绷带。梅丽尔穿着手术袍、戴着口罩,正在协助主刀医师。背景里那个护士紧张地忙碌着。

医师:手术刀。

梅丽尔缓慢地在器具盘中选了一把手术刀,笨拙地递给了医师。

医师:现在我要在左膝盖上方切开第一个切口。

病人在恐惧中眨着眼睛。杜鲁门刚要看个清楚,麻醉师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突然,一个保安人员出现在杜鲁门身边,抓住了他的胳膊。

保安人员(指着手术室):这儿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除非你是家属或者病人,要不然请你离开这儿。

杜鲁门:没问题。我不想惹麻烦。

83 旅行社,内景,白天

空荡荡的旅行社里,杜鲁门坐在一张椅子上。墙上挂着各种旅游宣传手

册和海报,但是这些旅游景点都和海天堂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张海报上写着警示文字:

“旅游要提防——恐怖主义分子、疾病、野兽和街头暴力”。

一个女办事员从里间屋走了进来。

办事员:对不起,让你等了。有什么事吗?

杜鲁门:我要订一张去斐济的机票。

办事员:确切的地方?

杜鲁门(相信她肯定是明知故问):斐济。

办事员(态度和蔼地):斐济的哪儿呢?哪一个岛呢?

杜鲁门:我……哦,对不起……最大的那个吧。

办事员(在计算机里输入了一个地名):维提勒佛岛。几张?

杜鲁门(感觉这个地名有些可疑):一张。

办事员:你想什么时候走呢——你知道,到那儿需用一天的时间吧?

杜鲁门:今天就走。

办事员(看着计算机):对不起。一个月以内的票都没有了。

杜鲁门(狐疑地):一个月?

办事员(耐心地解释):现在是旺季。

杜鲁门(固执地):你这儿是旅行社,是吗?(看着她的工作号牌)多丽丝?
你的工作是帮助人们外出旅行。

办事员(极力克制着自己):我确实有很早的档期——明天就有一班游轮去斐济,但是你是不会要这么早走的。

杜鲁门:我为什么不会?

办事员:我以为你不着急呢。

杜鲁门(平静下来):好吧。

办事员:你还想订机票吗?

杜鲁门:没关系。我会做其他安排的。

(待续)